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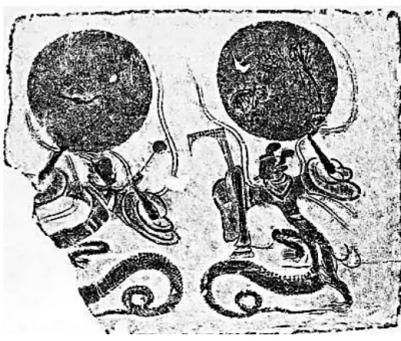
伏羲女娲，「化生万物」的图腾

李敬阳

1月21日，由湖南博物院携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推出的大展《聚宝之益——新疆文物珍品展》在湖南博物院开展。展览精心遴选了158件(套)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犹如一把把钥匙，为观众深度开启新疆丰厚历史文化的大门。

作为2025农历乙巳蛇年的开年大展，展览上与蛇图腾有关的文物珍品备受瞩目，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生肖蛇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蛇的传说在各地的文化中也广泛存在。远古时期，先民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中生存斗争，逐渐神化了蛇。不少神性形象都被安上了蛇形或蛇与人相结合的外貌。

伏羲和女娲是中国神话中极为重要的创世神，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常被描绘为人首蛇身的形象，这种形象不仅体现了古人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汉代画像石伏羲女娲图拓片。四川博物院藏

华夏混乱神话体系中的女娲

一些资料在介绍伏羲女娲图的时候，都会说出土于1965年，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只出土了一幅。事实上，该图目前出土的数量有上百幅之多，年代集中在晋唐时期。

对中国人来说，女娲可以称得上是最为熟悉的神祇之一了。在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虽然女娲造人和女娲补天的传说几乎妇孺皆知，但在远古神话中，女娲的演变脉络并不明晰，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我们都熟知的版本是，女娲抟土造人，创造了人类，但每当女娲与伏羲同时出现时，又变成了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交合之后，方才繁衍了人类。

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女娲在早期神话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大约只是西王母座下一个负责生育的神祇。而关于伏羲女娲兄妹交合繁衍人类的传说，则起源更晚，至少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女娲与伏羲还没有什么联系。目前所见关于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在唐代。在晚唐时期成书，李亢所著的《异志》中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合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扇执扇，象其事也。”

但即使是在这里，记载中也并未明确女娲之兄是谁人。倒是更早一些的中唐时期诗人卢仝，在其所写的《与马异结交诗》中，有着“女娲本是伏羲妇”句，才使得我们第一次见到女娲与伏羲为夫妇的文字——顺便说一句，这首诗非常另类，讲述了一个几乎与我们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远古神话体系。

华夏神话体系混乱、零碎和模糊，没有形成如西方那样系统与成熟的神话体系。而神话体系的不成熟，恰恰说明中华文明更早脱离了神话体系，走出了人类的童年时代，是一个较早成熟的文明。但不管怎样，女娲作为华夏神话体系中重要的一员，无论是抟土造人，还是兄妹交合，都始终担负着繁衍人类的任务与职责，或者说，作为生育之神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

蛇尾缠绕的图案流行于西汉

对于人类来说，唯有生与死，才是人生大事。因此，在华夏神话的演变中，女娲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神祇之一，几乎与创世大神盘古比肩，与伏羲共同被誉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也正因此，女娲与伏羲交合繁衍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古人的墓葬之中，祈求着人们死亡之后的安宁与重生。

在墓葬中雕凿、绘制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蛇尾缠绕的图案，流行于西汉时期，这也就是说，虽然关于伏羲女娲兄妹交合的文字资料出现得很晚，但其图案至少早于文字千年左右便已经在民间存在，成为当时的

图中的神奇密码

在吐鲁番的古代墓葬中，伏羲女娲图通常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之中，整幅绢画上宽下窄，与棺形相似，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之上，画面朝下，面对着棺木，也有将画覆盖于棺上，或折叠放在棺木之上。

伏羲女娲图中，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大多情况下，伏羲女娲二人上半身为人身，下半身则为蛇形，互相呈螺旋状缠绕，也有伏羲与女娲在人首之下均为螺旋缠绕的蛇身。二人正上方画有象征太阳的圆轮，以一周圈围绕，尾下画有象征月亮的图形，画面四周则画着以线条连接的星辰。

伏羲女娲图被人们首次发现后，首先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画面中二人手中所持的物品。虽然至今学者们对此依然存有不同看法，但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二人手持的是木工所使用的工具，矩和墨斗，代表着测量宇宙、规划新世界，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规矩”二字的本义。

1953年，欧洲科学家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线结构。人们偶然发现，伏羲女娲图中蛇身互相缠绕的形象，

伏羲女娲图里的民族融合

在众多的艺术作品中，提起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似乎是一个西域的胡人政权。但实际上，魏晋时期，吐鲁番盆地已经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汉文化为主导的割据王国。

魏晋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大量的世家望族逃离中原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世家望族“衣冠西迁”，举家迁往吐鲁番盆地，使得吐鲁番盆地的汉族人口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最终建立了高昌国，也使得吐鲁番盆地迎来了文化上的飞跃。

当年迁往吐鲁番盆地的世家望族，以河西地区为主，同时包括了今天陕西、河南等地大族。当时的吐鲁番有着阚、张、马、鞠、阴、汜、巩、索、令狐等大族，他们互为联姻，构成了高昌的统治阶层。而这一批汉人，也被称为“魏晋遗黎”。伏羲女娲图这一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代葬俗，自然而然成为了高昌人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原地区，在墓室内悬挂伏羲女娲图的葬俗自汉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但在高昌，却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一直保持到了唐代。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总会不断吸收和融合，发展和演变。在吐鲁番所出土的众多伏羲女娲图中，既

一种葬俗。

今天，考古工作者们在河南、山东、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区，都出土发现了伏羲女娲的图案。在敦煌壁画中，也有着伏羲女娲相向而舞的画面。在这些图中，有的伏羲与女娲并未缠绕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与吐鲁番所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如出一辙。这些伏羲女娲图像，基本是在壁画、画像石与画像砖上，而画在麻或绢上的伏羲女娲图，仅在吐鲁番存在。由于炎热干燥的环境，绝大多数地区难以保存的纸制品与纺织品，在吐鲁番盆地安然无恙地保持了千年的质地与色彩。

竟然与其相似，而伏羲女娲恰恰又是代表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命的延续，这或许是一个神奇的巧合，让伏羲女娲图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伏羲女娲图迄今依然有着众多难以定论的解读。即使是对墓室摆放伏羲女娲图这一葬俗的含义，中外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伏羲女娲图曾经在吐鲁番的盛行，表明了当时人们对灵魂的崇拜和进入天庭的渴望，期望死者的灵魂与尸体再次结合，以获得再生；也有学者认为，伏羲女娲图的葬俗，是当时的人们对祖先崇拜的反映，期盼死后魂归故里，灵魂得到永恒的安宁；还有学者认为，伏羲女娲的联体交尾形象，表达的是家族人丁兴旺、子孙繁衍的祈愿。

一般认为，伏羲女娲图的这种联体交尾样式定型于六世纪下半叶，也就是南北朝晚期到隋代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吐鲁番盆地文化昌茂的时期之一，华夏文明在这里与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和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相交融，蓬勃生长。

有传统汉人形象的伏羲女娲，也有深目高鼻、络腮卷须的少数民族形象，生动反映了当年吐鲁番盆地各民族杂居、交融的情景。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服饰上。在这些图中，有的是典型的汉晋服饰，有的则是身着对襟的胡人服装，说明在当时的吐鲁番，无论任何族群，都有着在墓室中摆放伏羲女娲图的习俗。

而从绘画技法来说，大部分伏羲女娲图都承袭了中原传统的风格，与河西地区魏晋时期的壁画手法极为接近，色彩多用朱、紫、蓝、绿、黄等，大块涂抹上色，又对细节精细描绘，往往寥寥数笔，便颇为传神。部分伏羲女娲图有浓郁的异域画风，绘画技法源自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和西域的轮廓线条勾勒，画面富于立体感，与中原画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无论种种差异，伏羲女娲图的盛行本身足以说明中华文明在这里的继承和延续，也证明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一直未曾改变。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试刊号首页插图，用的就是来自于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而那一期杂志的编者，还给那一幅伏羲女娲图拟了一个新的名字：“化生万物”。

你好！湖南国保

简介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为四合大院，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砖木结构，共有房屋5排25栋，大小房屋60余间。1938年6月，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吕振羽在此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办学8个月，培训学员250余人，为抗日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系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席宝田别墅到“南方抗大”

吕高安 蔡海棠

不久前，《南方抗大》一书正式出版，电影《烽火塘田》公开发行，位于湘西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塘田战时讲学院(简称“塘院”)旧址更加火爆。翻开这座清末别墅的片片青瓦，历史的风云滚滚涌来。

席宝田的豪华别墅

席宝田，1829年生，东安县人，是清末湘军重要将领。席宝田精明、性情坚韧。他一生效忠清王朝，倾家资举办团练，抗击太平军；建“精毅营”，阻击天地会起义军；率精兵偷袭太平军战略要地，挽江西危局；昼夜追击，抓俘幼天王洪天贵福。

“江西军以宝田为第一”，清廷赐封席家三代一品封典。1866年席宝田回东安养病。之后，席宝田又受命危难，镇压贵州苗民起义。清廷赏其爵至中大夫，追授太子少保，其像绘于北京紫光阁。

解甲后，席宝田在东南搞过一些公益事业，“洗白”一些钱。他到处置业，“五里一庄房，十里一当铺”。塘田别墅为其一。

夫夷水，资江之右源，从广西资源奔涌，经新宁县崑山、金石、白沙、回龙寺，至邵阳县塘田镇，流速舒缓，划出一个“回”字形合地，水草丰茂，满目葱茏，与对面山石耸立的芙蓉峰，倒影成趣，勾画出迷人风景。

塘田镇是北宋邵州第一进士周仪胞衣地，两宋之交著名诗人陈与义定居地。据席氏曾孙席增整讲，席宝田常常去拜访曾国荃、曾国藩、刘坤一、刘长佑等，过塘田，迷恋美景，遂生建别墅养老念头。

席宝田请来风水大师，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慧眼识珠”。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工，9年后，一座主体建筑加前后院墙共9排，占地9500平方米的豪华徽派建筑——塘田别墅诞生。

席氏在此赋闲不过三年，便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病卒，享年六旬。

我曾多次听塘院背后对河村外婆说，丫鬟冬天烧早茶，突然一只乌龟爬上灶膛烤火，先以呵斥，驱之不动。一丫鬟(外婆娘家同村人)以铁钎猛击乌龟，谁知在隔壁熟睡的席宝田，突然“哎哟哎哟”发出“同期声”。铁钎击几下，席氏叫几声，铁钎停一下，叫声也停一下。自此席病重不止，不久去世。

据说，席宝田出葬，48副棺材同时出发，厚葬在远近八方，谁都不知真坟何处。我村后山叫沙冲岭，有其一坟墓，在特殊年代被“破四旧”捣毁，有尸体保存完好，有雄黄、朱砂、金银财宝等，被认为是“真坟”。

“南方抗大”应时而生

民族危亡之际，总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东、华中相继失守，日寇围攻武汉，势攻湖南，形势严峻。

关键时刻，1938年6月，共产党员、著名历史学家、笔者族曾祖父吕振羽向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利用闲置的塘田席宝田别墅，创办战时讲学院，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并依托湘桂黔交界的阳明山、越城岭山高山林密的优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很快批准建议，并函报党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同意。其时国共二次合作，为争取塘院合法身份，吕振羽利用著名教授“面子”，特邀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分别担任塘院院长、董事长，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任董事。塘院由副院长吕振羽实际负责。

1938年9月，塘院开学。两百多有志青年，从省内外齐聚塘田。学员分成研究班和补习班，分别学习政治、历史、文学、地理、自然科学、军事常识、外语等。文学家张天翼、王西彦，史学家翦伯赞，语言学家曹伯韩，哲学家李仲融，国学家吴剑平，音乐家林居先，自然科学家陈润泉，游击战术家杨卓然等一批名学者、名教授，远道而来塘院任教。繁重行政之余，吕振羽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

塘院不少课程是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提供的“红色内容”，教师编写刻印。这些平常月薪数百元的“大咖”，在塘院只象征性领取一元钱工资，吃着粗茶淡饭。

塘院建立党支部，一些教师学生是党中央应徐特立函请从延安抗大派来。党的秘密三人小组由吕振羽任组长，决定一切重要事项。

虽然一些三青团员、国民党混进塘院在各方面搞破坏，但是，省委和徐特立同志及时给予指导支持，

党的坚强领导，让塘院航船始终在“初心航道”上。

“开门办学”先行者

“抓住，抓住那汉奸！”一天，塘院师生演出队，在附近白仓镇演出。当演到汉奸要打抗日伤兵时，台下民众齐声怒喝。

塘院设有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戏剧组、访问组、募捐组、膳食组、治安组等，深入周边农村，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办民众识字班，办民众夜校，帮助办小学校。

塘院名义上沿用旧书院制，实际上是采取新型教学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践行“树文化据点于农村”“树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的办学宗旨。80多年前，开门办学就在塘院践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笔者在塘院旧址上的邵阳县四中求学，听先辈们回忆塘院师生教识字的情形。我堂舅周维合，正直灵泛，被吕振羽看中作塘院勤务员。堂舅说，1939年初一个深夜，他撑船将塘院党支部成员送至夫夷江心开“船会”，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翌日，吕振羽、王时真结婚，学员中CC派、复兴派大吵大闹，大打出手。堂舅火速叫来村民们，协同立即制止。

风萧萧兮夫夷水

塘院开学不久，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在小报上对吕振羽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1938年11月起，反动派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塘院是共产党的南方抗大”。

不久，国民党教育部长、CC头目陈立夫，电令张治中继任者、湖南省主席薛岳，立即查封塘院。吕振羽发动人脉资源，并通过中共湖南省委多方斡旋，拖至1939年春季，胳膊拗不过大腿。武冈县长约谈吕振羽的同时，国民党派兵，三路分进合围塘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加强警戒，开展斗争，保护院和人身安全，解散撤退工作有序进行。周边民众与塘院师生，“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当反动派强行索要师生花名册时，吕振羽坚辞拒绝，“如果你们要拿此升官发财，可以拿我的脑袋去！”

按照省委安排，一部分师生撤至桂林，一部分回家或介绍工作，一部分奔赴抗日战场。吕振羽等核心人员，撤至5公里外的油塘村，办了两期建党训练班。

塘院只存在8个月，办学两期，但培养基层抗日军政干部250余名，发展共产党员50余人，建立了新宁、城步、洞口、绥宁和金称市5个中共湖南省委直属党支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应有贡献。

笔者于2023年4月在油塘村调研，发现几处老屋，回忆起当年建党训练班情形，仿佛就在昨天。“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一老太太高声唱起《塘田战时讲学院院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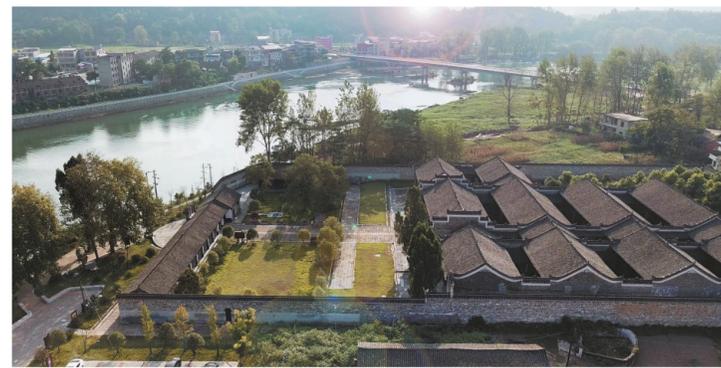
“永恒的风景”

近些年，邵阳县争取中央财政专项经费1500万元，对塘院文物本体、院内外地面、排水系统、围墙进行了修缮，安装了消防、安防、防雷设备，完成陈列布展、电器设备安装；邵阳县四中迁出，使塘院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利用。

在官方机构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文化传承中心”等民间力量共同努力下，塘院完善阵地建设、提炼精神特质、丰富活动内容、强化宣传力度。塘院旧址相继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塘院讲党课，学历史，重温初心使命。自2018年对外开放以来，塘院年均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去年9月，邵阳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馆文集》出版座谈会。从封建军阀的别墅到“南方抗大”，从武东中学、县四中到著名红色景点，塘院旧址历久弥新。

塘院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创办的军政大学，是中共湖南省委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其辉煌成绩和深远影响载入了党的史册，席宝田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精心炮制的塘田别墅，竟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塘院是一道永恒的风景。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刘飞供图